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六 年

第五五一次會議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紐約發拉星草場

目 次

	頁 次
一 傳譯辦法	1
二 巴勒斯坦問題(續前)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草稿文件而言。

第五百五十一會議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星期三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發拉星草場舉行

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巴西、中國、厄瓜多、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議事日程同第五五〇次會議。

一 主席 現在本人宣佈安全理事會這次會議開會。今天午前會議終了時，本人曾經宣佈第五五〇次會議延至午後三時三十分續開，現在本人宣佈這次會議開會，實即推翻今天午前的宣佈，這是本人要向各位聲明的。安全理事會同日午前午後舉行的會議，必須分別視為兩次會議，因此，這次會議是第五五一次會議。

傳譯辦法

二 主席 本人提議，現在我們仍然採用今天午前第五五〇次會議的傳譯辦法。

當經決定照辦。

巴勒斯坦問題(續前)

(a) 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S/2241)

埃及代表 Mahmoud Fawzi Bey, 伊拉克代表 Mr Khaldy, 以色列代表 Mr Eban, 應主席之請, 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議。

三 Mr EBAN (以色列) 我們面前擺着五十頁埃及論據, 從這論據看來, 埃及代表對於人命及活動的看法, 我們現在就很明瞭了。有時他也偶爾簡略論及理事會議事日程上“埃及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的問題, 實在難能可貴。但是即就這些偶然涉及問題的話來說, 依然是文不對題, 論而無當, 因為他請我們參加一個完全無謂的討論, 所論都是憲章沒有簽訂以前大家習聞的停戰協定之一般意義, 而與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羅德島簽訂的埃及以色列一般停戰協定¹的特殊規定毫無關係。因此,

本人敢重說一句, 現在既有一個特殊協定, 明白規定一切敵對行為都從那個協定簽訂以後永遠完全停止, 那末再來泛論一個停戰協定的傳統意義, 就毫無價值可言。

四 即令搬出那個權威降重的——同時, 本人要說, 向未聞大名的——威斯康辛大學教授 Pfankuchen, 也不曾改變我們代表團對於這個法律論點的根本態度。事實上, 問題並不是停戰協定的一般影響, 而是“這個”協定的特殊規定。問題並不是憲章沒有簽訂以前在各種法律系統下所行的傳統法則, 而是憲章既經簽訂以後和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既經生效兩年半以後, 一個會員國能否請求安全理事會尊重該國片面行使交戰國的權利。那個協定已經簽訂兩年半了, 而且理事會也認為那個協定是永遠停止一切敵對行為的標誌哩。

五 Pfankuchen 博士的話, 埃及代表常常引述, 而不明言其出處。但就這些爭點而論, 這位博士並不能啓發我們的智慧。事實上, 他在那本教科書序言裏面, 還特別避免提出像埃及代表代他提出的那種大胆論調。他說

“我在這本書裏, 只想解決一個教學問題, 不想擴大國際法知識的領域。[這本書]主要係供四年專科或入學裏三、四年級學生之用。”

六 埃及代表所提法律論據, 是在憲章沒有簽訂以前的情景中設想出來的。大學三、四年級學生討論戰爭和停戰課題以後教授向他們提出的若干問題把這種情景表明得清清楚楚, 要明白這種情景恐怕再也無過於此的了

“一 仔細閱讀第一三八段所載的戰爭表

“(c) 說有 A、B、C 三國‘共同’對 X、Y、Z 三國作戰, 試問戰爭數目究爲若干?”

七 但是毫無疑義, 我們面前的全部問題絕對只與埃及和以色列所曾簽訂的特殊文件有關。除以最直接的方式解釋那個文件外, 其他一切說明都和兩個簽字國權利義務毫不相干。

八 本人原來只想論及安全理事會所核定議事日程的實體。無如埃及代表自以爲是, 對於以色列的起源和立場, 以色列的解放運動, 以色列的生存

¹ 協定全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四年, 特別補編第三號。

鬭爭，以色列的過去成就和未來理想，肆加攻擊。本人要提出抗議的主要理由，並不在於那個聲明裏面橫肆甚或略帶譴罵的口吻，而要駁斥其中自以爲是的方面。埃及是發動野蠻武裝攻擊藉圖消滅以色列的戎首，埃及是作俑居先領導一羣國家企圖武力推翻大會建議的罪魁，埃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侵略的先鋒，埃及主持策劃那個大暴亂，摧毀了以色列丁壯的精華，使巴勒斯坦境內亞拉伯人陷於逃亡、惶恐、顛沛的境況，兩國人民以及整個中東其他人民所有因爲這次不必要衝突而蒙受的屠殺、惶恐、逃亡顛沛等種種苦難，追究責任，埃及實爲罪魁，現在埃及却以清白純潔無可疵議的姿態，來到理事會這裏，要求國際認可作戰的權利。

九 本人只能假定，埃及所以這樣猛烈攻訐，實由知罪自疚使然。一個實行武裝越境干涉的國家，在檢討這種干涉行爲的嚴重後果時，這種知罪自疚的心情，一定重重刺激它的良心。埃及斷乎不能一面撕毀大會決議，武力打擊大會決議，踐踏大會決議，置大會決議於死地，一面又責備以色列不曾起死回生，挽救那個決議。因此，本人建議，在討論那次衝突所遺問題的任何階段裏，這個最初責任誰在的原則都是不應忘記的。至少，那些演辭裏面應該充滿一種謙和的氣氛，應該表現一種願意共同負責解決這些問題的氣氛，而不應該含有我們所聽到的那種非難人家自以爲是的言論。

一〇 本人並不認爲以色列有與埃及討論“限制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問題以外任何問題的義務。離開主題，節外生枝，這種傾向只是良心不安的證明，徒亂安全理事會聽聞，使其不能全力研討現在面前這個問題而已。但若以色列榮譽受人攻擊，本人自當奮起辯護，雖將辯護主題撇開，亦所不惜。因此，本人現擬討論若干並未列入議事日程的問題，這是並非出於自願，也不是認爲埃及那些節外生枝的說法正當，只是因爲今天午前埃及代表已有詳盡敘述，而不得不本公道立場予以回敬。

一一 首先，本人必須說明，埃及強登並且檢查所有通過蘇彝士運河駛往以色列的載貨船隻，乃是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唯一遭受破壞的地方。設若沒有那個廣大裂口，那末那個協定的結構現在還是完好的。因爲我們今天午前聽到了一長串的控訴，所以本人必須鄭重聲明這一點。那些控訴都是埃及片面之辭，據埃及代表說，已經當時提交混合停戰委員會了。因此，本人必須特別指出，那些控訴沒有一件還在此刻有絲毫法律的或政治的根據。所有那些控訴都曾提到混合停戰委員會，或根據埃及以色

列停戰協定指派的特別委員會。其中一部已經混合停戰委員會或特別委員會完全駁斥，一部已得最後解決。所以沒有一件現在還真存在。以色列至少也提出了數目不相上下的一大串控訴，但都已按照停戰協定規定程序解決或處理了。埃及的控訴無非與此類同。本人可向理事會列舉埃及種種違約情事，和埃及代表所控訴的一般多，甚至比地更多。如果本人也和埃及代表一樣，不但提出混合停戰委員會證實和特別委員會認定的各種違約情事，而且還把那些片面控訴的違約情事包括在內，便尤其如此了。但是本人認爲，一旦這樣控訴違約的案子已循停戰協定範圍解決，那末再來舊事重提，想在一個高級機構的面前，達到政治和宣傳的目的，便是濫用停戰程序。只有在停戰機構的解決辦法不能生效的時候，才應當向高級機構上訴。

一二 埃及代表所提違反停戰協定情事之一，就是那個 Bir Qattar 事件。這裏也很顯然，他既沒有正確說明那個事件的真相，也沒有從那個事件裏得到寶貴的教訓。

一三 第一，混合停戰委員會從來不會決定以色列撤出 Bir Qattar。那原是以前以色列領土以內的一個地方，因此不在撤退之列。但依埃及以色列一般停戰協定關於軍隊限制及撤退事宜的規定，參謀長曾有一個要求以色列軍隊撤出 Bir Qattar 的提議。

一四 以色列當即正式撤退。事實上——這是一個可貴的前例——還在決議案沒有通過以前，以色列就已依照安全理事會旨意，自動答應參謀長的要求，停止在 Bir Qattar 駐屯軍隊。那個撤退並不是一種假裝的姿態。安全理事會文件裏面，列有參謀長報告書一份，載明以色列軍隊確已正式撤出 Bir Qattar，並稱他本人裁決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目的業已達到。

一五 埃及自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控訴。如果埃及代表列舉的問題，確係真正不平的根源，確是近東緊張局面的核心，確爲所謂實際的爭點，那末他當然應該採取我們對於蘇彝士運河封鎖一案的辦法，先行提請混合停戰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按照適當程序處理，如果停戰機構本身範圍以內沒有適當程序可循，然後提請安全理事會予以矯正。

一六 兩年以來，這個蘇彝士運河封鎖問題經過了停戰委員會所有種種迂緩從容的程序。在這期間，我們受盡了封鎖的損害，馴至負責監督停戰的參謀長也向國際社會提出警告，說封鎖的繼續危及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

一七 埃及代表除了列舉一大串不相干而且已經完全解決的停戰控訴和停戰問題而外，還向我們長篇大論，企圖把蘇彝士運河封鎖問題和亞拉伯難民悲慘境況的人道問題混為一談。其間究有何種關係，可以混為一談，本人簡直不能想像得到。說到這裏，我國代表團不能不提出抗議。埃及代表一再設法表明，因為亞拉伯難民入境，亞拉伯國家受到了十萬萬美元的損失、負擔或開支。那個荒謬的聲明，不止發出一次，而且發出兩次了。誰都知道，亞拉伯國家，無論個別也好，集體也好，並沒有因為亞拉伯難民進入這些鄰國境內，而擔負那個數目、那個損失或那個開支的十分之一甚或五十分之一。事實上，聯合國負責監督這個問題的機構，曾經迭次提出報告書，說明了這個問題懸擱不決致使近東各國政府蒙受負擔的程度和性質。它們指出，所有亞拉伯國家因為亞拉伯難民進入境內而蒙受的開支、損失或負擔，全年合計約達五百萬美元，至於以色列，則因回籍難民的入境，而肩承了一個相對數目大得很多絕對數目幾乎相等的負擔。

一八 事實是這樣的 這次人口大移動，一面把近東猶太人民帶到了以色列境內，一面——這是亞拉伯進攻以色列戰爭的後果之一——也在亞拉伯國家裏面造成了亞拉伯難民問題，雖然伊拉克和葉門的貧窮猶太人民，已由以色列不惜重大負擔，自行設法收容安頓，可是亞拉伯各國政府對於入境避難同胞之悲慘境遇，最近方才開始表示一點類似的反應。讀過埃及兩次聲明的人也許相信，關於這個問題將來究應如何處理的途徑，國際意見和猶太意見真有什麼重大的不同，其實這也是不確的。聯合國業已授權 Blandford 大使和 Andersen 先生處理這個難民問題。這兩位先生分別主持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和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特設難民事宜辦公處的工作。而就兩位和我國政府所進行的一切商談看來，彼此並未發生任何原則上的歧見，無論關於兩位所擬難民安頓區域計劃方面，關於以色列解決難民問題的方法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 難民問題實際不在安全理事會今天討論之列，所以本人覺得只這樣泛泛論及就夠了。不過埃及和亞拉伯各國代表既已舊事重提，我們便不得不向他們指出，他們最初故意使用武力，製造這個問題，然後為了政治目的，利用人民苦難，迄不稍為蘇濟，其理由何在，其居心何在，我們實在不能了解。整個問題後面，有一個根本無可逃避的問題，就是最初責任在誰，那是這個問題的一般背景。雖然沒有人說，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應由某一個或

某幾個國家單獨擔負，但是不論問題之起，到底誰尸其咎，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從近處講，顯然是一件區域工作，從遠處講，則是一件國際工作，因為問題範圍這麼大，決非那個地區以內任何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能力所解決得了的。

二〇 除了這些已解決的違反停戰案件和那個完全不相干而却很重要的亞拉伯難民問題外，埃及代表又在這些具體控訴案內，向理事會提出了若干絕非以色列埃及事件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約但河水問題。本人認為，任何以色列與約但有關係的問題，即使含有少許國際性質，以色列也不當與埃及討論。因此，本人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也根據下列的明白保留條件 我們認為埃及與這個問題毫無關係，這個問題與現在議事日程上面的項目也毫無關係。

二一 事實上，如果約但河下游鹽度有所增加——這件事情本身尚待證實——那末可由今年影響約但河的兩種情況解釋得明明白白。第一，就是去年的空前旱災，以色列和約但二國同受其害無分軒輊。那個旱災摧毀了以色列小麥的全部收成，估計損失在二千萬美元左右，約但王國的農業經濟也同樣大受影響。每逢雨量稀少的年度——特別是在一個雨量奇少的年度——約但河流經加黎利湖以後，如何方能保持淡水的性質，原是一個問題，又如何維持該河水位，也是一個問題。但在承平年代，旱災的影響可由人力補救，因為巴勒斯坦電力公司——通稱 Rutenberg 工廠——為利用水力發電在河對岸建有一個水壩，每年冬季雨水都儲蓄在這水壩裏面，到了夏季就將水慢慢放出，這樣一來，設因雨水晚降，發生旱災，便可補救了。現在 Rutenberg 工廠，乃至巴勒斯坦電力公司的全部機器，都已落在約但軍隊的手裏。機器沒有好好維持，水壩漏水，以致無水可用來補救那個空前旱災的影響。因此，因為約但忽視水壩，加以今年天時不利，兩者湊合，約但河那一部分發生了這個時令問題，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亦未可知。

二二 關於天時不利一點，我們只能與約但人民一同祈禱上天，早降大量時雨。關於這個問題涉及人事的部分，我們只能希望約但注意我們一再提出的建議，為兩國利益設想，為約但河及維持其淡度和水位設想，趕快修復巴勒斯坦電力公司的水壩，使其恢復功效。不消說得，如果那一個宣泄許勒窪地的著名工程計劃，不曾因為安全理事會所深知的種種事變，而中途陷於停頓，那末就可另有六千五百萬立方公尺的淡水，注入約但河上游，同時也可

利用所添增水量的一部，補救旱災和機器失檢所生的影響。這可算是這個問題的第三方面，也可算是這個問題的補充方面。

二三 最要緊的一點，因為這個問題在法律上屬於以色列的國內管轄範圍，在道德上影響以色列和約旦兩國的人民，所以我國政府自然要請聯合國的機關轉請約旦政府會商，看看到底有無本人剛才所說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了約旦河下游的反常鹽度，並且看看這些格外因素，如果查明屬實，到底可否由雙方合作予以消除。埃及代表只把話題略略一轉，又從有關以色列和約旦的問題，談到有關以色列和敘利亞的問題。須知停戰協定，沒有一個是由我們大家共同簽字的。以色列埃及停戰協定和以色列約旦停戰協定以及以色列敘利亞停戰協定乃是不同的文件。所以我們聽到埃及代表東拉西扯，涉及一個與他毫無關係的範圍，特別有不知所云的感覺。

二四 涉及以色列和敘利亞在兩國停戰協定下之關係的事項，大多數都已經安全理事會處理了，所以本人現在這裏並無什麼要說。但有一個問題，值得大家鄭重考慮。以色列曾在北部進行一個最與以色列生存和前途有關的工程計劃。按照那個計劃，耕地可以增加二〇,〇〇〇 dunams, 魚塘可增加一〇,〇〇〇 dunams, 果園可增加一〇,〇〇〇 dunams, 每年所出農產品價值將有九百萬美元。但是那個計劃已在最緊要最收效的關頭停止進行了，並非以色列自己心願會停止，只是爲了服從兩個月前〔第五四七次會議〕安全理事會所通過決議案〔S/2152/Rev 1〕² 的正文的緣故。現在我們特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請埃及停止這種措施。這種措施的停止，絲毫無損埃及的福利，埃及人民的利益，或埃及的國威。停止這種完全消極而又無效的措施，反而只會提高埃及的聲望，只會緩和近東的緊張情緒和衝突局面。

二五 除了那些題外的以色列埃及問題和以色列與其他亞拉伯國家的問題而外，埃及代表又論及了若干但與以色列有關而實在不當由任何一個或幾個亞拉伯國家評論或過問的問題。他特別不憚費辭，詳細論列了以色列移民入境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完全屬於我國政府國內管轄的範圍。我們絲毫沒有把移民或人口問題提交國際討論的義務，尤其沒有義務來根據那些不同情那種移民國的國家——本人這裏係指埃及而言——的請求，而把問題提交國際討

論。理事會當中有若干國家，其人口密度絕非以色列所可企及。世界上也有許多國家，其資源與人口非經妥慎調整不可。但是只要它們是聯合國憲章的簽字國，只要它們也和我們一樣共同遵守互不侵犯條約的束縛，那末，如何就它們本身範圍或版圖以內，調整人口與資源的關係，其權就在它們本身了。

二六 所有近東社會學家都承認，近東的真正人口問題，乃在二千萬人民密集於埃及尼羅河流域的可耕地帶上面。這個廣大的密集人口，如何能夠生存蕃衍，而不造成某種向外擴展的運動。統計學者幾經籌思，仍不能得到一個答案。不過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乃是一個理論問題。以色列無權管轄，也不要求管轄這個問題。

二七 事實上，以色列歷史上最足自豪而重要的一件事情，倒在以色列能夠在有限的資源內，收容這樣空前增加的大批人口。所以能夠做到這點，大半係由三十年來，筭路藍縷，慘淡經營，積儲資源而致。

二八 爲了這些題外的問題，耽擱理事會這麼久，甚爲抱歉。現在本人話題轉到埃及代表所提及而與我們面前這個問題較有密切關係的若干意見上面來。如果本人了解他今天午前〔第五五〇次會議〕和上星期〔第五四九次會議〕演辭的分別，那末他今天午前演辭主要着重之點，便在自我保存那個主旨上面。他承認攔阻臨檢經過蘇彝士運河駛往以色列的船隻，就法律和技術意義說，係屬行使作戰權利的行爲，並且聲稱這種戰爭行爲在埃及自我保存上是必要的。這個論調已經英聯王國代表予以強有力的駁斥了。不過本人還想補充一個重要的意見。現在並沒有任何人在攻擊埃及，將來也沒有任何人會攻擊埃及。埃及現在干涉以色列的貿易和商業，可是並沒有任何人干涉埃及的貿易或商業。也沒有任何一個或幾個國家正在經濟上抵制埃及，想制埃及的致命。

二九 根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核准的辦法，埃及爲了自我保存起見，現在可以自由購買輸入並輸出軍火，以備國防之用。本人曾經說過，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恢復中東國家自由購買軍火便利一舉，表現當時理事會所抱假定的一斑。理事會當時以爲戰爭已經絕對過去，以爲一切戰爭跡象都已不復存在，並且以爲停戰就是走向和平的一步。正因抱有這種假定，所以安全理事會，特別是理事會中生產製造軍備的各國，才會想到廢除禁運軍火的規定，恢復中東國家購買軍火的便利。

² 決議案全文見第五四六次會議紀錄。

三〇 安全理事會的紀錄，最近兩件的往還，都證明這兩件事情互相關連。埃及要先放棄一切所謂的作戰權利，然後國際社會才能不再以對待交戰國者對待埃及。就國防問題而論，國際社會對待埃及，是以戰爭並不存在和常態已告恢復的假定為根據的。國際社會對待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但是本人竊以為埃及的作為，只在藉着那個互惠協定，佔取便宜，換句話說，為了購買軍火起見，就說近東和平無事，已復常態，但到了要在蘇彝士運河適用常態和平原則的時候，就拿法律上作戰狀態的學說以為搪塞。這樣一來，如果事關購買軍火，戰爭狀態就不存在，如果事關容許貨物自由通行，就有戰爭狀態，如果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要請埃及在原則上同意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就沒有戰爭狀態，因此也就不需要請埃及簽訂和平條約了。

三一 這個論據用之模稜兩可，顯然又是停戰許久以後製造出來的，意在藉所謂法律為護符，替那種行為作掩飾，所以縱就其本身而論，原來無理由，現在情形之下，就完全沒有效力了。

三二 無論如何，如果埃及認為自己仍然處於戰爭狀態和交戰地位，那末以色列政府就要保留再向安全理事會以及各出售軍火國政府提出詢問的權利和意願，問它們是否覺得埃及應該履行契約，換句話說，應該放棄一切作戰行為，以為它有購買軍火時享受所謂常態效果的交換條件。

三三 埃及並非赤手空拳，孑然孤立，毫無自衛自保的權力，事實上，埃及國防準備並未受到任何限制。既沒有任何人限制埃及的國防準備，也沒有任何人限制埃及商業和經濟生活的自由發展。埃及既然沒有受到以色列的侵害，當然也就不能侵害以色列，因為我們兩國協定是以互惠精神為根據的，如果某種措施，只許埃及採行，而以色列不能援例，這是悖理的。除非你也承認以色列同樣有權採取作戰和封鎖措施，去干涉埃及軍火、埃及貿易和埃及商務，那末你就不能說埃及有權干涉以色列的油料入口、軍火入口或貿易。

三四 一旦我們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可看到，如果兩國和安全理事會輕信以色列和埃及在法律上還是作戰關係的謬說，而稍稍予以贊助或默許，那末它們便會輕率自陷於不可振拔的深淵了。所謂埃及現為自我保存而戰的說法，和它那個二萬萬美元的軍事預算實在不很相稱。

三五 埃及對於自我保存問題的立場是這樣的。埃及片面堅持戰爭狀態仍舊存在的學說，拒絕談判和平，然後大叫特叫，說埃及生存遭受了威脅。

三六 關於這個問題的法律方面，本人覺得已經有人提出一個強有力的駁復了。憲章等五十一條只准許一個國家在兩個條件下採取自衛行動。這裏兩個條件都不存在。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國家受了武力攻擊，但連埃及代表自己也不會提及這個可能。第二個條件就是安全理事會還沒有負起維持那個地區內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但安全理事會已經對那個地區負起責任，簽署一般停戰協定，並請雙方切實繼續履行那個協定了。

三七 最後，本人倒很高興，一談安全理事會核定的議事日程項目——就是埃及限制載貨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的問題。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時，本人邀准發表一個聲明，已將我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詳盡敘述。現在再把我們立場簡略總說一下。這個控訴已經過了停戰辦法所規定的種種調停和解歷程。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曾請埃及停止這個措施，沒有得到結果。參謀長認為封鎖持續下去，對於停戰辦法，必會大有危害，所以發表聲明，說這個問題不屬於混合停戰委員會的有限管轄範圍。因此，我國政府便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有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裏來。聯合國談判停戰的代表說，這種措施違反停戰協定的文字與精神。聯合國負責監視停戰協定的官員說，這是妨害停戰協定有效施行的侵略和敵意措施。凡此意見，都有紀錄可證。

三八 埃及代表在答覆這些論據的時候，除提出若干曾為本人論及而與我們面前這個協定不相干的法律枝節外，還設法為這種措施辯解，其所持理由，據本人所知，是說封鎖效果本來可以更大一點，但實際並不那麼大。他列舉統計數字，說明通過運河的船隻有多少，被干涉的船隻有多少，而其結論則說比較起來，受干涉的數目很少。

三九 這裏我們有聯合國特派代表的聲明，大意略謂，每一件干涉開往以色列貨船的行為，都是敵意的侵略行為，同時我們也有埃及代表的答復，大意略謂，埃及政府不過大約做出了五十件敵意行為，實則它有做出約近兩千件敵意行為的大好機會。

四〇 本人特向理事會聲明，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乃是一個原則問題，絲毫不因數量因素而受影響。若說你今天早晨經過了一百所房子，但只打劫了十五所房子，因而請求公正人士念你不曾打劫八十五所房子而予寬恕，那是沒有用處的。再者，干涉事件的逐漸減少，並不是一個使人安心的因子，實則倒是一個最使人擔心的因子。因為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干涉事件一天一天的減少，適足證明封鎖已

經發生預期的嚇阻效果。各處船長都已知道，任何船隻，在其光明正大載運商貨開往以色列的航程中，或在其預定路線必須經過以色列口岸的航程中，都會受到這種騷擾或干涉，因此他們權衡之餘，最好避免那條航線。封鎖以及這類相關措施的目標，不在一實際活動的表現，要在終收嚇阻的效果，所以大家不但必須想到那些我們認為已夠嚴重的實際干涉事件，而且還當想到這個以武力為後盾的封鎖威脅——這一點，埃及立法已經規定很明白——所發生的種種作戰行為的效果。這種作戰行為，我們通稱封鎖。

四一 還有一點，這種封鎖完全是埃及干涉以色列貿易、商業和交通運輸的片面行為，以色列絲毫沒有這樣干涉埃及。一九五〇年二月埃及王諭，構成這種封鎖行為的法律根據和範圍，關於這事，我們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本人現在這裏聲明一句，當埃及代表引述那個王諭的時候，有一點很使我們驚異。據他說，王諭第三及第四兩條把各種兵艦及其組成部分和附屬零件，各種軍用飛機及其組成部分和附屬零件列為違禁物品，須受檢查及其他處置，但當我們研究埃及王諭法文及亞拉伯文原本的時候，却發現這並不是一個只與兵艦有關的特殊規定。事實上，所有各種船隻，都要聽受這種管制。不但軍用飛機，事實上所有各種飛機，都要聽受這種臨檢和扣留。本人不解那樣明明白白的一個文件，如何可以被它這樣歪曲引述。總之，問題並不在於成為封鎖目標的貨物種類。以色列否認埃及有阻撓以色列與另一主權國家貿易關係的任何權利。如果任何主權國家願意運輸貨物到以色列去，那末那個國家所運輸的貨物，到底以色列是否足夠甚或有餘，都輪不到埃及來過問。

四二 最後，本人願就我國代表團所見，把現在安全理事會面前這個問題概述一下。我國代表團折衝其事，已有兩年半了。問題和爭點既經明白提出，安全理事會便當確切決定。到底戰爭狀態是否存在？理事會必須予以斷定，因為雙方法律的權利是必須和雙方的立場相一致的。到底埃及應當改變作風，服從各方至今那樣解釋的停戰協定，服從 Mr Bunche 和 General Riley 的主張，遵行當年雙方在羅德島上簽訂停戰協定時的明白意向，而把那個協定看做一個否認任何作戰狀態和排斥任何敵意行為的文件呢，或者我們應當適應這個消極的、報復的、有害的戰爭狀態存在論，既然默許這種封鎖措施，等於鼓勵雙方承認停戰的戰爭狀態，好在停戰的掩護下從事敵對的行為呢？

四三 現在，所有從前辛辛苦苦在停戰協定談判和實施中所得到的成就，都因這個案子發生而受到嚴重危害。安全理事會如果承認埃及持論有理，那就等於勸請以色列也制頒宣戰令，使以色列立法和埃及立法相一致。以色列無意採取這種行動，但正因可有這種反常的行動，所以一個國際機關絕對不能贊成或默許這個戰爭狀態存在論。如果贊成或默許的話，理事會便是邀請雙方負起並行使交戰權利，攔阻並控制對方貿易和運輸，懲處一切先駛入埃及港口而後開抵以色列港口的船隻或先開抵以色列港口而擬駛入埃及港口的船隻，並把一切足以增強埃及經濟或國防的貨物視為違禁品而予以沒收。

四四 難道那是我們所當做的嗎？顯然停戰協定絕對不許這樣做法。一旦大家默許這個邪惡論調，承認簽字國可以依法援引法律上戰爭狀態，而具有充分交戰和封鎖權利的時候，毫無疑問，停戰協定就要壽終正寢了。現在問題既已提出，那末，非此即彼，我們總得有個決定。

四五 事實上，這個所謂交戰狀態，前在戰爭期間，停戰協定談判期間，乃至停戰協定簽訂以後，都從未被援用過，最近才被臨時借來辯護這些行為，埃及代表避開這個事實不談，想必大家已經注意到了。此外，埃及代表又信口雌黃，說埃及有任意延續或終止戰爭狀態的片面權利，尤使我們大吃一驚。有人也許以為，埃及既是這次聯合國認許的自衛義戰的勝利者，現在當然有權命令以色列接受片面條款，因為以色列是失敗者，是在憲章下沒有權利的。但這絕不是這個情勢的一個正確比喻。任何拿埃及與以色列情勢和盟軍與德國情勢比較的比喻，都不免於不當與錯誤。即使這個比喻是適當正確的，也絕不能假定埃及權利和地位就和這個比喻裏面的盟軍權利和地位相等，因此片面決定戰爭狀態存在與否之權，當然不在埃及手裏。反之，如果安全理事會要求立即停止這些行為，那末安全理事會便係維護停戰協定，當年我們在羅德島上所懷抱的意願和精神便可完全恢復，停戰協定簽訂以後任何敵意行為都是違法行為便將變成國際的成例，而在雙方法律關係沒有得到協議之前麻痺不靈的停戰機構便能開始工作自如了。不然，如果讓戰爭狀態存在論繼續有效，那末 Mr Bunche 和 General Riley 便被否定，羅德協定的原有意義便遭擯棄，安全理事會兩個明確決定一切敵對行為絕對停止的決議案便經取消了。安全理事會過去所討論的案件中，像這樣清楚表明了其所應採取的唯一行動途徑的，恐怕前無其例了。

四六 最後，本人深深遺憾，埃及代表對於本人奉命向安全理事會提議建立一種埃及與以色列關係，以向和平狀態邁進而不以退回戰爭黑暗局面為基礎一節，反應故為傲慢。中東當前局勢緊張，每一重要地點都有暴亂騷擾，同時主要排外運動策動人耶路撒冷大法官又在埃及政府贊助和掩護下大肆活動，似此情形，如果最高國際機構再對這種法律上戰爭狀態存在的論調稍為支持或置信，不論其為行動也好，其為默許也好，那末凡是注視中東局勢的人，看到這種情形，沒有不感到危懼的。因此，本人重複說一句，只有放棄這個戰爭論調，贊成走向和平坦途的論調，然後埃及和以色列才可在克服當前這種封鎖行為所代表的困難之後，恢復停戰狀態，進而建立大和平。

四七 我們面前的問題並不是和平條約的一部分，而是停戰辦法的一部分。等到這個缺陷反吊狀

態補救好了以後，停戰才能有效存在，成為走向最後和平階段的踏腳石。基於這個理由，我國代表團籲請安全理事會集中注意這個唯一的、特殊的問題——我國政府認為這個問題是與其他任何題外的問題毫不相干的——糾正這個長期違反停戰辦法的現象，修復能使我們據以進到較有建設性質的區域合作境界的基礎。

四八 主席 本人現擬宣告散會。當然本人願先徵求安全理事會各位的意見。初步調查理事會各位意見的結果，我們發現其中幾位覺得在星期二以前開會不很方便。本人原先想到，理事會也許可在星期一開會，但是本人現在發現確有不能在星期一召開下次會議的理由。各位代表有反對到星期二午前十時舉行會議的嗎？既然沒有人反對，理事會決定到星期二午前十時再舉行會議。

午後四時四十五分散會。

Printed in U S A.

S. C. 6th Year 551st Meeting
Price 15 cents (U 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2 71613 August 1952-145